四庫全書

史部

石墨鐫華卷四

明 趙崡 撰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人貴之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

也若藻曜而高翔是真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之致此在唐人書中似非其至者

又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塔記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再刋亡其筆意而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駞負經沒水隨之入龍王邀入宮講法留三宿經不濕一字又述不空于師子國國王調象象奔逸見不空皆跪伏二事極詳多與禪家所稱

說合又辨西域僧呪傳奕事曰此好事者曲為之詞若果有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况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其文可觀因并錄于此

唐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于父而嶮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為險筆時雜隸分自

是南北朝流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所書華岳碑可覆觀也

唐楚金禪師碑

吳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有識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鉤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之手度觀者當自得之

唐大智禪師碑

史惟則分隸書竇臮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

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唐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浄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唐圭峰禪師碑

此碑裴相公休撰并書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柳誠懸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休自任書亦信能

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書

唐隆闡法師碑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晉人瘦勁蕭疎之趣碑為懷惲立都玄敬云無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兹玄琰則碑為惲之徒所撰未知是否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家言筆法尤圓媺有聖教遺意今碑中叙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

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云如元美言豈惲鬼撰書耶蓋碑首后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元美博學絶世似未見都玄敬金薤琳瑯又似未讀竟此碑然謂惲頗能為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也

唐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唐寂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叚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棪太史德涵子也

唐御史臺精舍碑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汚人齒頬而昇卿尚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立精舍于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隷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冊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碑陰題侍御史并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監察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書皆有法不似后世胥吏書也

唐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答后刻珙謝表文詞究至有盛世風書亦遒健有法且其叙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邈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后恐不能得也

唐濟安侯廟記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

褒建而及于城隍神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眼者自知之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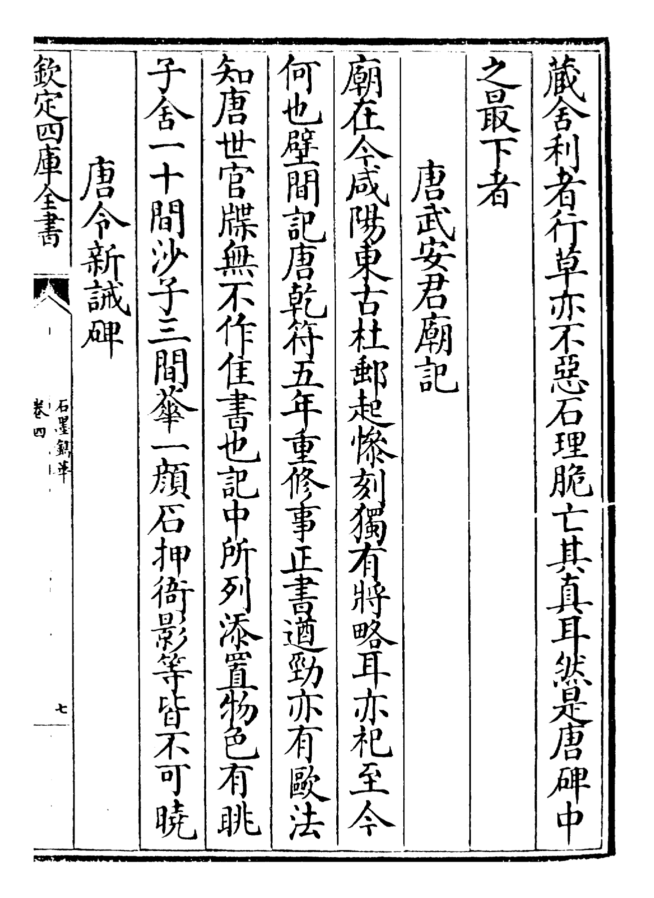
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悪猶可而旦亦曰悪旦當發一笑書不知真出旦否方整遒健可録也碑已仆于乙夘之地震而亡于縣令之修河余猶從故家見其搨本

唐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縣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塔



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亡其真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

唐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略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修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佳書也記中所列添置物色有眺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峯一顆石押倚影等皆不可曉

唐令新誡碑

鄭樵略有新誠碑二一王適篆一劉飛書趙明誠又有三紙歐公有六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余所獲乃一王某行書盖開元須行時不但一州刻也碑雖沕甚然書法是深于聖教者

唐陳居士殘碑

武功人有耕而獲斷碑首者題曰大唐頼川陳居士塔銘篆書下有數十字首云居士諱生字善慶正書俱有法居士必佞佛者唐人好佛故死而張大之為塔耳余

所取則以其書法見唐之能書者多也

唐凈住寺文賢像銘

此碑河東裴行純追薦其父母而作碑之存者無幾其分隸頗佳但瘦而不硬且刻手似出唐以后人留之以待博識者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為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

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為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李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為邵權記云徧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玉筯書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陽冰三墳記

此李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政之譌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干

此碑失之矣陽冰顔魯公家廟碑書作陽氷

唐彌勒佛頌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為竒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𠫊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鋟鑱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闕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為言碑今又就

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之取名謬為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咲碑叙文操遊太白覩異像以為奇蓋太白名山至今多見靈異不足奇也至謂老子降于壇閒萬衆共覩則近誕矣書分隷適古不著姓名且經元朝翻刻失真可惜

唐李靖上西岳書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為之書詞可咲而唐劉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寧間刻滕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遒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滕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唐李輔光墓志

巨雅正書清勁有聖教遺意𦵏在咸陽東北近涇萬歴中涇岸崩擁水不流三日乃得兹石其銘曰水竭原遷斯文乃傳適符其事可謂竒矣

唐劉光俊墓志

志髙肅撰無書者姓名光俊無殊績可稱肅文亦卑冗書行草習聖教如不能縛雞人學扛鼎以唐物故録之

唐比丘圓滿碑銘

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棄華嚴寺敗垣中書者不知何人

筆法全出褚登善波拂處虬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年并鎮國太平公主等語當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葵滻東后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爲僧譯經于慈恩寺卒于永淳中大和閒始建塔李弘度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塔銘

唐圓測法師塔銘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王之孫也唐太宗時人與玄奘同翻經論萬歲通天元年卒葬于龍門其徒又分骸葬于南山之巔政和中又改葬于奘公塔左貢士宋復

撰書書亦是宋書之楚楚者而以復不顯故無稱猶恠

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嘆武曌滛穢

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

法亦是習登善者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此姜立祐撰而無書者名行草筆法圓健清逸當與建

初大遍覺銘並觀

唐净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彦雄撰文而無書者名正書法亦習褚登善者勁拔似之而其鈎磔處稍不及耳楊修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唐張旭斷碑千文

此云張旭書存者數十字牛鬼蛇神雖云奇怪然不堪大令一唾

唐張旭肚痛帖

此帖殊勝斷碑千文十倍當與蔵真聖母三帖同觀

唐草書心經

刻后有跋謂為右軍書非也王元美考以為駙馬鄭萬鈞書張說為之序者見唐文粹又云書雖遒逸而踈縱不入格不中懐素作奴况右軍乎余觀此書筆法不似唐人逗入宋時蹊逕而說序萬鈞書曰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則萬鈞書自非孟浪者說深于文不應妄賛如此

然則此書恐亦非萬鈞蹟也

余又得心經序于報恩寺辟閒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于亂眞矣亟令摹一本裝池于心經之首而藏之

唐懷素藏眞律公帖

藏眞律公共三帖宋游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師游絲筆法也有驚蛇飛電之怳渺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筆也后刻諸跋太半皆宜删去李白歌贋作可咲尤爲

此帖之玷

唐懷素聖母帖

此帖輕逸圓轉幾覺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亦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真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唐懷素草書千文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横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二帖斯為下矣

唐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為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郎中曰吏部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勲郎中曰司勲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倉部郎中曰倉部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

中曰主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為之副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百餘人后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鐫上石柱故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或省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也書者不知為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無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盖唐世以書判取士顔元孫至以干禄命其字様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

前茅故人多用其法也柱今在西安府文廟門內

唐兜率天經石幢一

此書大有歐陽率更法志川宗尉掘地得之一字不損可玩也今石在志川府

唐燃燈功德經石幢一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然不中與王縉作奴

唐尊勝呪石幢八

余所收尊勝呪石幢凡八紙其一爲張少悌行書清圓

秀逸蘇靈芝輩不及也在崇仁寺經堂前以木柵罩之一字不損其一正書無名方整森嚴全習信本而結法稍不如在牛頭寺其六紙或正書或行書都不作惡札然不無遜其腕力也

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

凡石幢多書尊勝陀羅尼經余既有此癖遇必摹之而擇其佳者錄之凡所錄十一紙所在詳目錄中但其書法劉慎叡僧無可書者佳餘無名姓然皆與此匹敵者

也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斷或移作他用深爲可恨

唐石鼓經呪

此以石爲鼓而週刻之其文尊勝經呪也書遒徤有法存者不能強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斧鑿工甚奇在醴泉縣趙村廣濟寺后疑是唐初建寺時物寺僧不知護持鼓下爲涸厠可慨也

石墨鐫華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石墨鐫華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石墨鐫華卷五

明　趙崡　撰

跋四十二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

孫穆之者守是邑重修夫子廟而進士董儲爲之記僧嗣端書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隷則深得唐人遺法者後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史爲二月是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兗旱連

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災異之見大書不一書而帝方且侈天書之瑞尋漢武唐明之蹟無怪其後世之不振也

宋修唐太宗廟碑

宋承五季文靡極矣此李瑩奉勑為之者猥冗不稱孫崇望書全出吳通微昔人謂之院體院體即如今所謂中書體蓋誚之也余謂通微書清逸有法得聖教少許結構便足名家崇望猶是通微之亞然在宋初可謂英

趙唐法者矣據碑太祖于時修歷代陵廟而元美題唐
憲宗廟碑謂懲于藩鎮故注意憲宗憲宗廟碑與此碑
俱開寳六年立元美偶未見耳

宋刻昭陵六馬圖賛

六馬賛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
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别題馬賛于石座則賛宜有歐
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
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

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録記六馬賛云在秦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説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寔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也游公刻圖僟傳用修不當未見何抵梧乃爾今去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頊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

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

宋譯三藏聖教序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為序雲勝書天息災無玄奘師之竒與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既非不

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為不朽者難哉

宋北岳安天聖帝碑

真宗既封泰山祀汾陰而褒及恒山之神也陳彭年故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但結體太踈倘遇王縉便當避三舍矣矧右軍乎

宋重修北岳記碑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募而購求之既得再閲

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奮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焦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誠不可及而于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宋勸慎刑文碑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文冗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當為盧經書

宋勸慎刑箴碑

迥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即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迥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台宴太清樓既而獻斧扆慎刑箴是此耶中多為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迥為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并可存也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灾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龎仁顯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絶倫寘之唐人名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

宋摩利支天幷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黄帝陰符經前作黄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為汝南袁正已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匹徐鉉而誚英公又兼工小楷畫品入妙其后又能仙去不死真異人也余不得見其小楷與畫而于是碑亦足以窺其一班矣

宋篆書千字文序

英公于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肯穀此序亦云陽氷死而夢英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宋夢英篆書千字文

英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教而表正已隷書方勁有歐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后人所及也

宋夢英十八體書

黄魯直云李龍眠得金銅戟于市漢製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于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然則今所傳十八體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寔有之也音釋分隷頗有批法碑首載贈詩

正書亦勁健皆是英公手耶如此公亦非孟浪者矣

宋夢英偏傍篆字

夢英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而著跋于后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貶駁獨推重李陽冰耳而不免為后世吾子行所譏至謂無所師承即郭忠恕與之同時英所推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似含不足之意英豈為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后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本皇甫碑法始知

十八體釋文并贈詩都出其手毋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似當以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于篆體偏傍二石皆繫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帝既侈言天書之妄復為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誇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正無少鈎磔想帝亦不能辦此或王旦輩為之潤色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帝太山銘字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泰山之于鄒嶧矣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閣是杜順禪師藏肉身處宋人重修英公為記何潤之

書英公文靡弱但公自任篆書者其正書極佳乃使潤之書潤之行筆亦不惡結體踈耳未足辱吾寶藏也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知遵鑄鐘建樓亦偕臘能事本不足多冉曾爲碑爲書蓋其徒張大之耳曾文有五季之靡而眞行精健大有聖教序法是宋書中之錚錚者

宋玄聖文宣王賛

此眞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

賛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熈古輩為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㨿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賛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盖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宋修兖州文宣王廟碑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為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所尚如此

宋王峰軒記

呂大防總管永興軍創軒于興教寺陳正舉為之記大防名在青史與弟大忠等考禮定約至今傳藍田呂氏鄉約不替獨以軒以記哉今軒已亡記猶在寺壁文與書俱不足稱也

宋三十六峰賦

四明樓异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僧參寥極得坡公卧筆法遒勁古雅即令坡公見之亦當首肯

宋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蹟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即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矣

宋于真菴記

此徽宗為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顔柳李陽氷諸書者也亡國之君尚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顔柳薛

才間出或以顔柳字大不論辥書少故耳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宋集右軍牡丹詩

牡丹詩較絳州碑差覺風流而老勁處不如時有一二筆纏綿者右軍帖中亡此也

宋普濟禪院碑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減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

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為僧善儔署曰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符此時蘓黄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宋承天觀碑

觀在真寧縣唐開元中建宋大中祥符中奉勅重修而尹熈古書之者也熈古書院待詔書正與汧陽普濟碑同而此出隆闌碑為多碑稱剏造之由開元帝夢羣仙使求之得石象二十七于此事與玄元極類攷唐地理

志縣本名羅川以得石象故改真寧云

宋刻僧彥修草書

彥修草字詩李丕緒刻之于石曰筆力遒勁得張旭法

今觀其書殊無一筆似張長史者王元美曰如淮陰惡

少年風狂跳踉良是

宋抄髙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之蘊藉英太師書徒爾矜張俱非當家善

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

骨者蔑以易矣

宋僧靜巳書偈語碑

此與抄髙僧傳序碑幷在西安府學俗幷呼抄髙僧傳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巳行草甚類英太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巳英之徒也然不免惡扎

宋修周武王廟碑

此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

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圯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宋修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耳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黄遜浮撰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碑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盖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逍徼院體也

宋修唐憲宗廟碑

余收宋祖修古帝王廟碑周文武唐太宗暨此凡四而此最后得趙闕撰張仁愿書仁愿與孫崇望白崇矩尹熙古皆待詔書院王元美所謂文與書俱拖沓不足觀者但宋祖以談笑得天下而于古帝王陵廟畫加崇飾忠厚閎圖規模弘遠矣其事在開寶六年未幾鼎成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煩一舉也惜也

宋贈夢英大師詩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也書手出廬岳僧正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伶作劉靈

宋太平興國宮碑

有神降于鳳翔本無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書之前茅乎徐常侍文纖靡直是五季遺習張振書亦拖沓不堪

與孫崇望雁行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那楊繼宗也碑内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摠隴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岵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吏方整有之適逸不如也

宋復唯識廨院記

唯識廨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為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竒怪遒偉似魯公誠懸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為豫章黄 闕其名書者為瑯琊 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為鄭 闕其名立石者為 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賜西岳廟乳香碑

髙紳轉運荆湖奏請勑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宋樞密趙瞻碑

趙懿簡公瞻敝邑人卒葬城南四里塋地為耕者所侵殆盡碑仆而泐僅有數十字可辨觀其書法勁健知書撰人必非沒沒者惜先達為敝邑志不收其文遂無所

攷為之一慨

宋游師雄墓志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盖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龥清圓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為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鷃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

赤而䞬其隐僻欲改作尺牘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鐫華卷五

石墨鐫華卷六

明 趙崡 撰

跋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遒麗實有之然結法似平原而無其緊密策法似永興而無其秀逸此則時代為之非君謨

之罪也

宋蔡襄茘枝譜

此閩中刻刻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遺意蘇黄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寃矣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丈壽承故能縱横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陵再入大内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為不似公

書公沒后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溫甫董戲爲之后又云渴筆縱筆掤筞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爲公興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啓南吳原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使倆無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畜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却勝長公何不自顯姓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爲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是理也諸跋非真亦似

有據第無從証之

宋蘇軾書上清宫詞

上清宫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盩厔盩厔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辝紹彭請書刻石遒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宫一道士院中斷為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二紙其后邑侯王公之栩移置衙齋作磚亭焉

宋蘇軾書樓觀詩

詩刻在唐靈應頌碑側遒逸可觀元人以磨泐别摩一碑今時搨者是元刻原碑側字雖不可搨而視此霄壤矣詩則余不敢知為何語也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塔上有唐畫天王鬼神子瞻謂非吳道子不能而題其下方云云書雖用卧筆而時作渴筆甚有素師藏真律公二帖意比公他書不同即上清詞亦當遜其俊爽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卧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適逸可存也

宋蘇元老龍洞記

元老深得君家卧筆法此記亦似之石泐不可讀間有存者數字耳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蔡太師故非端人而書自不惡此自龍圖閣出知永興軍祀高觀渾題者考其時與章子厚相繼而至書雖遜

子厚乃兩人濟惡政當同觀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米顛大言于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札側筆縱筆雖極雄傑不免粗疎王元美乃稱其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

宋黄魯直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適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為傾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公文黄公書為三絶即文正文篇法靡弱與黄公何絶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而誠懸書為何如毋言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也

宋黄魯直夷齊墓碑

余始謂黄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碑乃黄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絕人策拂鉤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少遜登善耳疑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黄他書俱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黄者强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黄故自能傳唐法者也至如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

宋黄魯直了元歌

唐故騰禪師作語俚甚似于禪家宗乘未見一班書亦劣無姓名世謂爲魯直疑非是

宋黄魯直草庵歌

此書作行筆稍勝狄梁公碑倔強傾側總不及夷齊碑石頭和尚口語亦殊鄙僿不足再觀

宋薛紹彭詩刻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

彭黄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
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竒怪據此似于坡谷之
后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
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小楷法出入
黄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卅
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絶句字稍大或作
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絶不作側筆惡態真可寳也紹彭
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

永千文葢世有書學者佀生之鑒精矣哉

宋李騊遊中南詩刻

李騊通判泰中留題中南而鄠令崔珙書刻石騊詩珙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能使超也崔珙是又一人非唐𥦗相起判鳳翔者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記作分隸書腕自遜古而時有一二筆効唐以前人者不堪抵掌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此晉之玉兎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靜萬集右軍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蔑以加矣此書尚不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内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輩共成之故能集成聖教師法千秋自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時當兵戈草

眛之后有仲汝尚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遒勁槩
容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義刻
疑集書即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
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真偽而王元美直以為淮南公
捨是又增一妄也

金趙秉文草書刻

趙秉文金禮部尚書號閒閒居士嘗為張天錫序草書
韻會云徘徊閒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

阜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法頗似鄭駙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然則閒閒其不免元章重儓之誚乎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宫此書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寔成廟學事王

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為得意篆額者即懷英也

金博州廟學碑陰

此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前碑

金中岳廟碑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永興者于金碑中最為妙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筠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為能書乃任篆

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興

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

祀事耳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為太宗之弟按

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尚八人未

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蓋女真字如是王元美所録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一百五字

后有譯書漢字具録左方亦一異也字刻乾陵無字碑

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illegible]㠯疆埸無事獵于梁山

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頹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回廊四起不勝欣懌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

尚書職方郎中黃應期　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題

右譯前言

元集顏書黙菴記

黙菴者道士邢道安所築而趙良弼為之記菴當樊川之上景色殊佳記亦簡盡可讀集書亦是懐仁之流亞也但符秦釋道安居川之東南今洞存而邢亦名道安豈其後身耶良弼兩副廉希憲商挺為陝西宣撫叅議后陞行省叅議未甞為宣撫使而蒲知常肞曰宣撫使葢尊稱之詞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

四家後能一變其傾欹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勁拙于藏鋒承貴肥而緩巧于取態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波拂間葢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脫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此則定論也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逸御服者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彧于萬壽宮者也今尚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訛為王喆衣者非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覺老勁而不及孫公碑番君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尚祀不絕何也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福裕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爵謚乃爾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亦不及孫德彧御服二碑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

中南樓觀有此碑石理惡泐已甚字之存者形似耳南

中間有此碑未知誰是真本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元重陽仙跡碑

姚牧菴璲追書金劉祖謙文文頗緼藉而書全法顏平原但波拂鈎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時不乏能書者也

元重陽教祖碑

王重陽在金遇異人度為全真其徒丘處機輩為張大其說而行之其道以全真而兼禪者此碑為密國公璹撰李道謙書書亦模倣平原然尚不及姚燧仙跡碑

元馬丹陽碑

丹陽王嚞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得道王利用為碑孫德彧書文頗詳贍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不免墨豬耳

元蒙古字碑

重陽萬壽宮元碑無數皆以蒙古字書而以漢字譯之蒙古字法皆梵天伽盧之變也故皆與佛氏真言相類其書亦有佳者有不佳者其署年月處用雙鉤書如今世傳飛白字王元美所載蒙古八字又若符篆草書與此不同不曉何故但歴年既久敝邑有力者多以此為元碑取作他用今存者尚五六碑不能悉録僅録一碑文一年月字并譯文具左方與即君行記同作異觀

[illegible]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嚕噶齊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青吉思皇帝伊克岱皇帝色辰皇帝旺扎勒圖皇帝庫魯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

并下院宫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宫觀庵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衹應休著者稅粮休與者但屬宫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栰車輛不揀甚麽他的更渼陂甘澇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却倚着有聖旨麽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麽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别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元重修説經臺碑

李道謙文記修説經臺事幷及老聃之道纚纚數千言格雖卑冗意亦詳盡如謂孔子師承老子孟子不非蒙

莊又以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黄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奇技悉附道家為亂老子皆殊有旨趣碑書出李志宗真行不大佳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豬而亦頗遒偉何不自書乃使志宗操筆耶

元希聲堂碑

希聲堂元建在説經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獨朱象先所為碑存碑詞卑不足觀而杜道堅書非隸非分去古益遠于法益盭如吾子行所謂挑拔平硬若折刀頭

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韓蔡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堅撰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尚存詞本蕪冗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書道德經碑

余所蓄篆書神禹碑壇山石有疑非真者石鼓文出史籀手披之恍遊三代下此則李陽冰縉雲城隍廟記爲最蓋其字細而遒飛動如神歐陽公乃以細疑之不知

篆正以細為佳如李斯嶧山翻刻子美有肥失真之誚夫肥為失真則其真正當瘦勁如縉雲碑也不然先塋三墳亦陽氷手筆何一經翻刻亦肥失真耶其餘如英太師郭忠恕雖甚誇詡終遜古人高翿者李道謙稱其善于古篆此書雜出頡籀欵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與諸篆碑同觀而題此于后不知于法當否

元正書道德經碑

此似出杜道堅李志宗輩而無名氏如枯樹枝無復生意聊與篆碑俱存以備一種

趙崡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雖斷殘必録至宋以後便擇其佳者至國朝諸名書不敢槩及以待後之博雅君子亦猶歐陽修趙明誠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見録古碑者自歐趙而外多憑耳食致使後之人無所徵信如鄭夾漈之金石略朱長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要論紕繆十五何以稱焉求其考據精

審者于宋莫若黄長睿于有明莫若王元美余幺麿雖不能望二公然寧遜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寔其撰書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見不敢妄書而碑多殘泐不能如趙明誠之以年月叙也遂用歐陽公例隨所得先後畧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譏評以貽誚讓使余不佞藉是以不朽抑亦有厚幸焉

石墨鐫華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石墨鐫華卷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石墨鐫華卷七

明 趙崡 撰

訪古遊記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躭古法書沈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丰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胥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

又以不得同志為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鐫華示王甡允濂允濂曰丈人于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脩趙明誠諸君見乎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允濂欲與偕出從九嵕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鄠杜允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餱糧從長安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將發允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遊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頷之翌日乘二小馬搨工與二僕負楮墨從由

南時村成道宫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嚞成道于此有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畱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宫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洒然至觀諸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勑藏御服孫德彧道行二碑可錄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書重陽仙跡碑次之蒙古字碑甚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餘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爲一詩巳呼道

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右衽元服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為王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後乆而元為之建宮安得服元服德彧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為孫思邈皆殊可咲也余為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猶元構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沉左壁上方字數行余目不能遠視王甡借一梯讀之云粧鑾功德主本宮提舉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后題至順三年十二月三

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甡歎慨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為說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為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事天寶間截彶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幷弟轍詩歲久剥蝕元人别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減又有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其

餘如繫牛柏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者余止令榻靈應頌碑而與斗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畫山水極奇偉二十年前尚亡恙今為亡賴子拭去題惡詩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間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玄元十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正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即老

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巳從聞
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莫塔皆宋道士塔銘剥落
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翻刻余别
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與此小異而刻勝之
碑陰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遒逸時日薄暮陰雲四
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䵼衣單衣以一襆
抱持所搨碑唯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寳蘭亭之致余大
咲為一詩翌日又遊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宫唐

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即其地也今爲寺入黒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黒水而行大勝樓觀但剏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黒龍停泓淵碧洞駴人心聞宋時每嵗遣中使投金龍于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亦漸淺矣滄海爲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季常之讀書洞史稱季常從京兆摯恂隱於南山之陰博通經籍豈即其地耶而殊偪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簫史吹簫於此仙去語近

誕泉即蘓軾剖符所調水亦無他竒但經軾品題遂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以爲非吳道玄不能今画與軾題書世稱雙絕越泉洞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廻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潭激流鴈塔高跱宛然董北苑筆盖山之勝至此殊絕矣余觀已與王駐小坐寺中爲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是役也爲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字二翻刻唐碑二爲詩五言古二五言律一五言排律一

二遊九嵕

既而將遊九嵕求文皇附藝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榻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往在目廢邱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為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詰碑碑隸書稍遜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爲一詩居人

有以茗進者先置石奩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甡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咲翌日馬嵬人競携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竈突烟筆如髡髮老而酒肉傖父雜坐於傍閙以寱語余爲連書數十紙顧視似閆立本內苑池上作畫時但對此曹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爲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惡翌日乃于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茍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峯已當吾馬首恨不

即携謝眺驚人句朗吟其顛𥩟荀子者二十八舉於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靣慚爲一詩以贈是日即拉荀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儼曁侄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爲問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携王甡允漉荀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絶倫

止存十三攷長安志圖有石鼓與宮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為莊河村村中間有一碑未至先于道傍家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覯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犒以金使導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横一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梁公玄齡碑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片屑已足襲藏矣

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沈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家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温彦博碑搨者甚多土人𢱢其字殆盡彦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搨余為咨嗟者久之是日亭午餧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

余而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冢相連碑甚多就之則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穎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構小踈昔人謂爲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后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優孟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碑既多佳余且觀且行搨工遂不相及余語諸君期以

三日畢搨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玄碑也有趙生文奎村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烹僕食其蔬粟馬食其芻茭夂無倦色余遂安之為一詩而令王甡攜搨工盡搨諸碑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搨而王生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地王甡語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

完好是又一奇也余既不即行則為訪求殘碑什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搨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閱十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蓋土人於芮君搨後棰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峷相墳什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什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棰而什之也余不勝嗟悼為一詩弔之又有告我以陵北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興欲飛趙

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怍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盖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灌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抜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鋏萬騎二十五將后從皷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爲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盖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隂恐余不能過余至則㞜

若平地然九嵕中一峰為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終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為險絶真井鼃見也余既至峰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玫歐陽詢書賛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令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斗絶余獨衣短衣而上王豣先登余老力衰為之徐行茍子先至馬鞍山已悸不能置足余掖之

至此益悸余又掖之相視而咲旣達其巔則分東西二峯見地脈從崆峒来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峩障其東涇出山后渭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巖半石洞藤蘿翳之所謂鑿石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爲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爲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客但其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刲一羊不然則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来意甚殷余

領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冢一為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容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晊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陳生庭諆慕余好古聞余至鞭馬觴余于叱干相見甚驩余即碑下爲滿引數觴鄭重而别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别一天地矣爲一詩翌日南行緣谿上下雨氣初開日光磨盪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爲一詩遂由東道

下谷口為烟霞洞傳爲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苟子高子小坐樹下談子真事居人輙荅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絶句嗤之是日别高子抵儀門苟子宴余苟子三世同居白叟黄童一家湍坐殊令人媿羡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家因憶叱干豆盧阿史那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那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此必三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巋然辟上而衛霍

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臨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爲可恨畧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峻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爲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爲言其頖宮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聞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棰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醜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

聞而邀余飲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令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為一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為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為詩五言古二七言古二七言律四五言律三七言絶二

三遊城南

歸自九嵕之明日王駙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即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駙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邀張生衍祥来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為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呪張少悌書皆殊絶余觀巳小坐寺中先是王駙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巳

易主誌磨爲他用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諸好余者競携酒過余履錯于戶而王戶部堯年别余二十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𥹝亦戒裝携張茂中遊城南記偕余出永寜門永寜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啟夏含光諸門皆已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寜北曰安遠自永寜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㢊從非唐𣓙塔十五級嘉靖乙夘地震

裂爲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閒寂多余舊主而余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余曾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覺潸然爲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爲興善寺前據草塲坡所謂横岡之第五爻也雍録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置宫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

所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后閣巍然銅佛像并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唐大德禪師碑額閣上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余最善讀之愴然為一詩以弔出寺東南行又三里許為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廢毁殆盡惟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刹而塔自宋熈寧火后不可登萬歷甲辰重加脩飭施梯始得至其顛秦山涇渭皆入目中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為挑挑上唐

畫佛像精絶爲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
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
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嶺墜壓爲碎段今亡
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幷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寺中
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又謂
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彧撰韓秀弼書今二碑
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閘二十
年前尚有水宗侯誼汜瑩在其北引水作池邑者塞其

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岸江形委曲可指
皆蒔禾稼江南岸王中丞旋構亭遊賞今亦傾圮江正
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
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宫殿基杏
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停望久之爲一詩
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瑒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今
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
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下為三趙村村中小冢

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爲張曲記謂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盖由曲江逵張曲地漸高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栢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諭弓仁墓張說爲碑已斷仆無字今亡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爲高望有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

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余欲往尋之王甡曰亡矣乃遂東南行至麗留宿王甡庄庄西半里爲秦悳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字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暎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杜華嚴諸

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慧炬寺橫亘其西南余與王駐坐寺門眺望為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后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滈水尋道安洞葬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無考有金人

所爲碑獨叙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虚也又東南行過鄭家庄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爲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内蓮花池大數畆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石蹬參差

飛梁跨壑長松古栢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莊嚴則減
下寺攷寺直玉紫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曇遠
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
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秦愍王有宿世
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日来見
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携石甑炊餅石
礶煮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即此山爲起寺
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甑礶見存余得寓

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后又有一西僧貌類師来遊於此踪跡詭異或與食食無筭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既遊二寺與王野宿奉長老房為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慧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尚名鳳凰嘴自此

稍西行爲杜曲懷子美爲一詩又西北爲楊萬坡夏侯村上華嚴寺冊碧雕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醫之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而倚高原瞰太乙諸山祭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爲眞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爲淸凉國師妙覺塔俱經重修敗垣中有唐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記文殊閣

藏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尚碑不知何縁乃在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甡覲巳因歎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即今普光刱造為諸寺冠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為一詩而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庄亭館参差出半山林木掩暎水泉稲畦極幽僻之致懷斛者懷撳弟也懷撳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拉此君開樽暢飲其上也為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為牛頭寺寺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葢亦秦邸香火院也寺有徐

士龍撰碑今亡余為一詩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潏水西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為畢原下為杜城何氏山林逍遥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灃入於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凉寺前蘚上有畢彦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甡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鳥獸皆駭今獨有

鬼火佛燈而已為一詩翌日渡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寶際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憩寺中又東南五里為百塔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厙狄氏葬塔尚存餘小塔記所謂纍纍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為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隹十

五里所謂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峰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嵗六月負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遊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行林中多柹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為子午鎮亘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襃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楙豈能當曹叡張郃

步騎五萬耶真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為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為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甡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嘆又西十里為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堅精氣出入令人駭目又西十里為豊谷豊水為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絚二繫大石横以版履之動摇欲飛又西一里許為高觀谷谷

水注一大石鐫曰高觀潭濆沫如雷上有鐵絙懸橋如
豐谷而潭水激射度者尢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
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於此原名逍遥園唐僧宗密
居之爲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
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潭
通未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栁公權篆裴休
譔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
李淵爲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

惇蔡京題記皆歴歴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峯獨壁立亦曰笄頭山又曰鷄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潜鷄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曰長興秦邸叛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庄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黄石公於此非是當由紫閣訛為子房好事者貌留侯可笑也東南一小峰峰頂有寺曰圭峰寺四寺惟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余二十餘年三遊其地乙未同遊爲羅貢士秀士魏茂才邦

達韓進士期維癸卯同遊爲王戶部家瑞王明府宣徐孝廉汝爲韓孝廉化張茂才自守數君子者獨羅秀士仕爲浙叅軍餘皆物故而余亦斑白記余初遊時棲禪殿壁畫猶前朝筆甚奇偉今斷裂矣僧大海多長者遊善談論今圓寂矣其徒皆無足與言者圭峰寺僧松菴架閣巖居甚有幽致今僧化而閣廢矣獨長興以秦邸修繕如故余語王甡不勝今昔存亡之感是夜宿棲禪寺爲一詩以弔翌日王甡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

為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記三唐碑額三為詩五言古四七言古三五言律五七言律三

石墨鐫華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石墨鐫華卷八　　　　明 趙崡 撰

詩三十二首

由南時村之重陽宮觀元朝諸碑

林薄逗朝景清泉瀉澗鳴元宮在其南一逕仄復平下馬問羽流相見不識名坐我古殿傍棟宇半頹傾斷碑認残字功德記先氓穹碑跱龍趺仙蹟滅且明遊盼窮千年安能永長生倦言日巳西歸卧聊柴荊

觀道士所藏孫徳彧遺服

仙客何年去遺廹賜勅閒機絲鮫室淚刀尺漢宮雲碑載元人字名餘學士文誰能悟蟬蛻搔首問茅君

遊樓觀歸遇雨

晨駕来終南周覧畢夕景青林滋華茂緑草紛茗穎逶迤行路岐參差度前嶺樓殿出山巔高居列仙境若木蔭石扉扶桑覆丹井紫氣望不極白日焉能永嵯峩幼婦辭坐卧觀索靖仙游自一時感激發深省飄風從西

来雲霧變俄頃歸途雨冥冥寒薄侵衣領物態有如此
一嘯青天冷
仙遊寺
危還轉深入諸天隱上方隨刋經帝力締搆自前皇昔
代宸遊地今時卓錫鄉棟櫨千刼氣丹碧十尋光寶樹
沾花雨叢林有異香潭聲珠唄落山色翠眉長虎豹蒼
巖伏蛟龍白晝藏側身窺雁影蹋步造雲莊石立疑鯨
動橋飛訝蝀翔對門玉女洞隔水朗公房仙吹閒雙管

禪心話半牀世緣如可棄吾欲禮空王

渡渭

漢苑秦宮接渭橋中流一葦溢雙橈連天樹色疑顛倒

斷岸人家忽動摇浦口沙寒來往月城頭風落古今潮

停舟指點前朝事王氣諸陵黯未消

南上官村觀隋李使君碑

石獸荒凉卧夕曛孤村麥隴淡黄雲殘碑拂拭開皇字

功業依稀識使君

馬嵬驛亦是武帝黄山宫

茂陵劉郎過黄山後車盡讓傾城顔漁陽鼙鼓烟塵起鳳輦倉皇墜玉環羽衣不奏哀蟬息廢驛荒城春草色千古詞人空復愁海上遊寬招不得

應夢寺訪苟子若誠約遊九峻

嗟余白髮叟奈爾黑頭何縱酒須能醉論詩不啻過江山雙目少花鳥一春多且共尋幽賞行行得和歌

莊河村主人

落日牛羊嶺上村誰開三徑召王孫山容似黛斜侵檻水字如巴曲到門野客行藏無揖讓田家賓主有盤樽欲將谷口煙霞色並向桃源洞裏論

弔昭陵陪葬諸臣碑

遥望九嵕山古冢何纍纍上有名王宫下藏賢臣衣結髮等苦樂焉能不相隨冥廬長安寢楊名觀豐碑文采曜天壤書篆蹟嵚崎日月既以邁金石衰草萋守冢非昔人誰知傾與頹兵燹同樵牧焚擊莫禁之况及盛明

朝富貴多文詞顧言屬茂宰摹搨無停時田父怒其害
約結偕操錐斵者棄溝壑存者字亦稀生面開逡烟感
彼杜甫詩英姿罷颯爽悲思徒空垂又無葱菁樹靈爽
何所棲日暮聊騁眺長嘯增歔欷

將登昭陵阻大風雨率爾短歌

君不見九嵕山鴻濛突出涇渭間罔峰横截青天色俯
視日月如僂丸惟石谽谺勢絶斗大者鯨吞小虎吼唐
帝龍髯此上升玉柙珠襦今何有御道曾聞鳳輦臨玄

宮不復熊羆守悲哉文武之臣附墊冢纍纍千秋魂鬼能相依余也過之生慷慨腰有長虹倚翠微恍惚似聞神靈怒鞭驪龍兮叱馮夷澎澎湃湃狂風驟雨如翻浪山精木鬼白日争跌宕疑是浴鋨三萬自東来鼓吹前后聲悲壯又疑是褒公鄂公酣戰時大呼動天天震盪君不見昨日天晴今日陰眼中之事等浮雲漢家長陵竄野鼠秦帝驪山空草痕願提一斗酒澆君青樹根盡灑英雄恨千古雨捲風收天地昏

登昭陵

衆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地脈蟠千里神功闢五丁風雲行殿合松柏翠華停寂寞攀毋者何人問夜扃

宿東莊

山逕高復下行行望村烟墟里塵荆棘深巷絶塵喧主人貌朴陋稚子皆驚看言辭多孟浪逢迎少顧瞻自云窮山陰經月無時鮮嘉節及朱夏厲風凛冬寒豆麥苗一尺藿茹豈成餐割鷄供黍食陳酒如太玄日入無明

燭刈新聊代然欣然為醉飽反覺禮數寛寢我茅茨下終夜抱膝眠天明主人至相見歡且慚欲别復躊躇愛此太古賢

山行

青天何處不堪捫石蹬巉巖嚙屐痕山氣將龍驕日馭泉聲挾雨鬪雲根羊腸忽轉東西磵馬首徐開遠近村欲學向平尋五岳便拚婚嫁棄兒孫

烟霞洞是鄭子真隱處

流水柴門曲曲斜青山有洞鎖烟霞野人不識當年事
咲道鄰無姓鄭家

茂陵

黄山歴盡見孤城城上樓高眼倍明芳樹寢園今北望
暮雲宫闕舊西京芙蓉晝冷仙翁露苜蓿春閒宛馬聲
回首長楊誇獵地何人得似馬卿名

過興平徐明府招飲明府巴人先大夫嘗貳巴
郡不勝故人之感情見乎辭

客有并州意逢君話兩川江聲通白帝山色上青天綵服趨庭夢星軺出刺年向來風木淚沾灑一金筵

薦福寺過楊廉夫故居二首

古寺巖城外曾來問子雲跡鍾仙梵落雙樹佛燈分身老思蘭臭時違歎鹿群誰將兩行淚沾濕到荒墳

巳公結屋處送老梵宮天徑草虛遊屐牀書撫斷編塔知埋雁後月傍誦經年負土侯生在相依守太玄楊門生猶有讀書其中者

興善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留題

上方高閣鳳城南慧窟禪枝恣所探忽有新詩披謝眺翻令清淚灑羊曇乾坤六象搜難盡日月雙輪轉自忝無邪世緣俱寂滅暫從芳澤問遺簪

登慈恩寺塔

日出東南行騁目川原上白雲忽飛馳森木紆朝爽寶剎欝崔嵬琉璃耀平莽昔人陟其巔徘徊蒼梧想題名在四壁勝蹟銜雲往灰劫亦已久施梯及吾黨振策鴻

濛天飛鑾巨靈掌西極俯帝都東溟招方丈城郭渺何
處睥睨敵窮壤

曲江

落日閒行曲江頭曲江曲裏草油油古瓦滿地蒼鼠遊
千門宮殿等浮漚芙蓉園中牧兒謳樂遊苑上今王丘
原遷水竭歷千秋覆茅為屋深耕耰朱雀橋邊縶紫騮
我欲弔之總百憂開元盛時稱皇州三山之沼象瀛洲
瑪瑙珍盤薦五侯昭陽麗質開明眸江花照眼江水流

物色生態待龍斿少年進士群相逮黃金勒馬翡翠裘
青娥隊隊来勸酬亂揷繁花盈道周大腹胡兒操長矛
天子倉皇為下樓才人公子成髑髏天陰鬼哭長啾啾
涇渭東流不斷愁野老吞聲哭未休盛事一去寧再留
落霞紫雲空宴游令代中丞王子猷新亭安穩時窮搜
眼中亭圯無人脩況乃唐家土一抔仰天長嘯淸且遒

古木森聳風颼颼

興教寺

高原行忽斷老樹掩雲屯水散龍池遠峰孤玉案尊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昔日翻經意維摩許更論

普光寺

貝闕珠宮倚翠微跏趺終日澹忘歸蓮花忽自波中見鷲影歘從檻外飛柳底鳴蛙闌動定松間馴鶴識皈依龍池亦是東林社不必廬山好息機

衆無壞禪師觀所遺衣物

開士何年至郍提訪故知振鈴醒萬刼分乳食千兒什

龔留衣鉢莊嚴奉國師誌公飛錫處雲氣繞龍池

杜曲

行遊杜陵巖巖巖下有晨炊茅屋數十家翳翳夏木齊遙岑結雨脚亂水明稻畦繫馬長條間箕坐復踟躇昔有杜陵老在此深巖居華族多貴達麗藻盛文詞此人既云往地靈亦以移花光比酒濃豈復如昔時村人但耡耕茲事不能知撫心悲先民攬筆作此詩

華嚴寺

杜陵原上草樹遮華嚴寺傍山水涯浴凫飛鷺水田迥過雨留雲山色賒老僧施食去扃戸童子乞火来烹茶法堂東閣半沉寂讀罷殘碑坐日斜

過公謹宗尉庄兼懐長房社友

茂林蔽修逕數草帶高岡薄言事遊遨夏陰清且長倚原結茅茨避喧如紫桑竹樹覆短垣蓬蒿豈就荒亭館出其巔參差摩穹蒼爾家近韋杜嗟彼美人行美人好兄弟結侶唯清狂識我亦已久竒文數與商安得有樽

酒對坐話衷腸一醉何所求良時多感傷

牛頭寺

野寺荒原上登登逕轉遥禪房穿樹杪珠閣擘山腰坐久花頻落談深鳥故驕淹留從老衲寂寞話前朝

宿香積寺寺北汾陽破賊處

迢迢御宿川落落香積寺殿頽塔裂不記年斷碑猶拂開元字開元之後此出師胡兒六萬首皆碎我来宿寺中徘徊動遐思空山日落雨冥冥古木荒村鬼火青尚

文忠勲郍在眼至今惟有佛燈明

百塔寺

遥望百塔寺寺邊塔纍纍下有數榮草上有紛披枝借問此下人長卧亦何其心結如金石骨化隨塵灰慧澤廣無外圓光照地垂色身寧有極生願為芻尼

草堂哀舊遊諸君子

紫閣對圭峰古寺三五處松栢蔽其陰日夕起烟霧二十年間三来遊我歌爾和偕交素吁嗟乎哀莫哀兮昔

日之人今朝露一哀兮魏生意氣無知流謂魏邢達二哀兮韓郎識面如荆州謂韓期維三哀兮一代風流王子猷謂王家瑞四哀兮京兆眉間翠黛愁謂張自守五哀兮韓家難弟雙吳鈎謂韓化六哀兮小王翩翩舄鳧遊謂王宣七哀兮徐穉高歌更莫酹平生意氣輕王侯謂徐汝爲作者七人不可遮眼前山水音悲嗟此行携得東床兒謂王允濂我昔遊時爾童牙今也能探虎豹窟彩筆飛揚凌嵂崒老態龍鍾應避鋒狂來曾負峻嶒骨不隨逝者爲髑髏且向山中書咄

咄嗚呼仰天長嘯兮生死交情不能忘年過半百多悲傷更有羅含在遠方謂羅秀士安得雙淚隨大江大江東流無止息紫閣圭峰千古色但使圭峰紫閣如礪堅一生一死那足言

石墨鐫華卷八